

# 试论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审丑意识

张中锋

(济南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2)

**摘要:** 托尔斯泰历来被称为现实主义大师, 被当作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代表人物。其实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魅力无穷, 并非仅限于此, 与他作品里含有“审丑”成份也不无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至善”实现过程的反主体性; 个体实践自由的非理性和神秘性; 主体对自然客体的难以超越性。“审丑”作为20世纪现代美学(或现代感性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 托尔斯泰应是一个既有别于现实主义, 又不同于现代主义的风格独特的文学大师。

**关键词:** 感性学; 审丑; 自然法则; 个体自由; 自然欲望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08(2002)02-0104-07

“审丑”这一美学观念的出现是近代步入现代社会发展时的产物, 它是与传统社会的“崇高”、“优美”甚至“滑稽”等美学观念相对立的。<sup>[1]</sup>因为现代社会伴随着人的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 人们开始关注自我价值、肯定自我需要, 与传统社会由于个人还没有完全从“家族”、“国家”、“民族”等整体性的概念中摆脱出来因而使人显得“崇高”相比, 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个人”需要便带有“丑”的性质, 因为“个人”需要也即“私人”需要, 不带有普遍性, 与传统社会的审美观念相比, 是既不崇高也不神圣, 甚至还带有反抗崇高和亵渎神圣的味道。但现代审丑意识的出现, 却是人们美学观念的巨大进步, 它使人在人格上更加独立, 在精神上更加自由, 因此, 只是到了现代, “人们逐渐从对生活的有限的认识进入到了对生命的有限认识, 丑才开始露出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才不再是陪衬, 不再是最不美的美, 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本体的存在, 成为审美活动的一种类型。”<sup>[2](p. 380)</sup>“丑在传统美学中只是一种否定的力量, 而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美学中, 则丑与荒诞代替了崇高与滑稽, 成为非理性的审美理想的标志。”<sup>[3](p. 233)</sup>甚至“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而出现和存在的, 它不再隶属于美, 而是和美共同构成感性学范畴。<sup>[4]</sup>由于审美是主体和客体还处于一种紧张关系, 主体必须借助于理性才能把握住客体, 因此审美便呈现出秩序、明晰、和谐等理性特征, 它的本质是要导向善和美; 而审丑则是由于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把握, 任主体对客体作压倒性的膨胀, 即尽最大可能地满足欲望的要求, 因此其美学特征体现为不和谐、秩序混乱、昏暗不明, 并带有神秘色彩等非理性特征, 它的本质是要导向恶和丑。

列夫·托尔斯泰历来被称之为现实主义大师, 被看作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代表作家, 但

收稿日期: 2001 - 05 - 16

作者简介: 张中锋(1964- ), 男, 济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巨大的魅力并不限于此,而是他的作品里还包含有“审丑”的成分。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托尔斯泰并非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如果纵览托尔斯泰的全部创作,就会发现他创作中的审丑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自然至善”实现过程中的反主体性

托尔斯泰相信自然是至善的,并且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这是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则。自然法则虽然最终把世界导向至善,但在自然实现至善的“途中”,自然法则则主宰一切,横行无忌,像一个专制暴君一样,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用《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此人作为个体是渺小的,在自然趋向至善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自然残酷、丑恶的一面。托尔斯泰曾在《战争与和平》中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只不过他用“历史之称谓,代替了“自然”之称谓。在论述战争爆发的原因时,托尔斯泰写道:“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它的兴趣越抽象,就越自由;一种是天然的群体生活,人在其中就必须遵循给他预定的各种法则。”并且“他们每一个行动,他们觉得仿佛都是他们独断专行似的,其实从历史的意义来看,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与整个历史过程相关联,而且是很久以前就决定了的。”<sup>[51](pp. 808-809)</sup>因此,在他笔下所发生的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以及作为个人的流血牺牲甚至家破人亡,都似存在着合理性。托尔斯泰的这种审丑意识,早在他的《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就有所表露,当别人还在为俄罗斯士兵表现出的爱国热情极尽赞美时,他却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性,看到个体生命被毁灭的非人道现实。作品中描写到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一停战,他就从壁垒后面走出来,一直在谷地里走来走去,怀着茫然的好奇心瞧瞧法国人,瞧瞧横在地上的尸体,同时采着盖满这个不祥谷地的蓝色野花。他捧着一大束鲜花走回家去,掩住鼻子,不愿闻到随风飘扬的臭气。他在一堆尸体旁边站住,久久地瞧着一具离他最近的可怕的无头尸体。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一阵,然后走得更近一点,用脚碰碰死尸僵硬的手臂。那手臂微微动了动。他又碰了碰,碰得更使劲一点。那手臂抖了抖,又落到原来的地方。孩子忽然大叫一声,把脸埋在花束里,没命地向要塞跑去。”<sup>[61](p. 156)</sup>这种对战争的残酷场面抱以审丑的态度,唤起人们对年轻的鲜活的个体生命的关注。这种残酷的场面在托尔斯泰后来的创作中,时常会看到。在《战争与和平》中,俄法两军在战场上相互残杀所形成的死尸遍野的惨象,战地医院里锯腿断臂的惨叫声,以及莫斯科使千万人流离失所的熊熊大火,还有拿破仑撤退时几千人淹死在河里的景象,作者把这些似乎毫无同情心地都表现出来。其实连率领几十万人的统帅也不再像史书上描写得那样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库图佐夫老态龙钟,随遇而安,由于精力不济,时常在军事会议上打瞌睡,而拿破仑则充满着病态的蛮横和傲气,行为卑琐,脾气乖戾,作者之所以“丑化”他们是因为所谓统帅、英雄首先是人而非神,他们和常人一样有“丑”的地方,因为“他们畏惧,虚荣,欢乐,愤慨,议论,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知道他们那样做都是为着自己,其实他们都是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他们进行着他们自己不明白而我们却了然的工作。所以实际的活动家不可改变的命运就是这样,而且他们的官做得越大,自由就越少。”<sup>[51](p. 907)</sup>拿破仑的被打败被流放和库图佐夫的战争结束后即悄然死去,这都说明他们是作为历史工具被历史所抛弃。作为他笔下的另一些主人公,像美艳的海伦和她那风流倜傥的哥哥阿纳托利,虽然他们还都年轻,但他们的行为违逆了自然至善的需要,而不得不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甚至连作者十分欣赏的安德烈也由于过度地迷恋功名,不得不在战争结束的前夕死去,尽管托尔斯泰已让他逃避过一次死亡。当然表现最为突出的还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这个曾为作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较为肯定的人物,却因为离家私奔而遭到作

者的严酷惩罚,让她碎身于火车轮子下。当安娜将要被死亡所吞噬的刹那,她不禁惊恐的喊道:“上帝呀,饶恕我的一切吧!”<sup>[71](p. 837)</sup>这句让人难以释怀的话,表露出托尔斯泰为了实现“至善”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其实从这里不难看出,自然“至善”和实现“至善”过程的矛盾是异常突出的,作者之所以如此看重自然的至善,实际上是基督拯救意识和来世观念的一种变体,“至善”就是天堂,“过程”就是地狱,人在过程中就如同在地狱中一样,受到惩罚是应该的,因为人身上还有恶,还有“原罪”,必须对这些有“罪”之人加以惩罚,才能使他们在将来上天堂。因此,从本质上讲,托尔斯泰对人身上恶的描写,对人间不幸的漠视,总之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托尔斯泰在他的创作中对他笔下的人物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但不可否认,在他的潜意识中还残存着中世纪保守的宗教观,在他的一部带有思想总结性的长篇小说《复活》中,托尔斯泰的这种宗教观表现得最为充分、最为典型,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由于禁不住肉体的诱惑而堕落了,然后他们又借助于基督教的力量,和自己的肉欲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最终使自己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他们的对上帝的信仰得到复活。与中世纪稍有不同的是,这个上帝不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托尔斯泰的上帝,并且对人的堕落的惩罚,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的肉体,而是人的心灵。可见托尔斯泰的宗教观还是有所进步的。但由此便看出,托尔斯泰对现实(过程)的否定,对恶(过程)的无动于衷,是从其潜在的宗教意识出发的,从而使其审丑意识带有极大的宗教特性。这正是为什么“至善”在其实践过程中要否定人的主体性的原因。

### 个体实践自由的非理性和神秘性

托尔斯泰虽然从至善的目的出发来否定人的主体性,但他又是把意志自由交给个人,因为19世纪的托尔斯泰受西方主体性哲学影响,特别是像卢梭、斯宾诺沙、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影响。这些哲学家不管他们是主张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张扬人的主体性,这些人对托尔斯泰影响非常大。正是这些人使托尔斯泰开始意识到个体的重要性,并认识到,至善虽是一种“规律”,“顺之昌,逆之亡”,但自然至善的最终实现是要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因为一方面“至善”的目的是为了使每个人都善;另一方面,只有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得到充分地发挥,才能使“至善”最终实现。托尔斯泰认为“……因为一旦没有了意志自由,也就没有人了。因此,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没有丝毫的意志自由,这种观念正如一个人完全自由行动的观念一样,是不可能的。”<sup>[51](p. 1588)</sup>中世纪正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剥夺,才造成人、神的灾难。因此托尔斯泰便给他笔下的人以充分的自由,但这又不是西方式的理性自由,即理性的觉醒和觉醒后的抗争。因为理性只是人的特性之一,他并不代表人的全部,托尔斯泰特别看重自由的非理性特征,由于人对自由选择的不确定性,这就使人在实践自由时充满了神秘色彩。在这里显示了托尔斯泰最为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因为托尔斯泰呈现的是人的非理性,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因感到生活意义的飘忽不定,而有一种莫名的忧伤、无奈和彷徨情绪,如《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他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青年贵族,但他却生活得非常懦弱和被动,他虽然从内心里厌恶生性放荡的海伦,但他还是稀里糊涂地和她结了婚;他不信奉任何东西,但他却莫名其妙地加入了共济会;他不愿意决斗,但还是开枪把多洛霍夫打伤;皮埃尔“随波逐流”,任性而为,可以说从他身上表现出典型的非理性特征。安德烈虽出身于名门贵族,并具有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但当他第一次在战场上负重伤差点死去时,面对宁静的天空,他开始把名利视作浮云,但伤痊愈后,他却又上战场,直至牺牲。而纯洁的少女娜塔莎,这个来自乡村的贵族

少女几乎是大自然的杰作,是真善美的化身,与那些过着繁文缛节、虚伪矫饰生活的都市贵族妇女相比,娜塔莎不亚于人间天使。但就是这样一个近似“天使”的人,这样一个连作者也喜爱的人,却禁不住异性的诱惑,竟然要背叛自己的未婚夫,跟一个花花公子私奔,飞蛾扑火般地要过一种堕落生活,竟不顾由此而导致的个人和家族的身败名裂。安娜本不想自杀,她到车站去接沃伦斯基,面对轰然开来的列车“她忽然想起她和沃伦斯基相逢的那天被火车轧死的那个人,于是她明白了她应该怎么办。”<sup>[71](p. 836)</sup>这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就像为我们所鄙视的卡列宁也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坏,那么老奸巨滑,在决定是否要和安娜离婚这件事上,他更是举棋不定,以致于他不得不求助于用扑克牌来决定,谁也想不到这小小的扑克牌竟决定了安娜未来的命运。列文比起安娜来说,他得到了爱情,并且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他却时常感到空虚,他不得不把枪和绳索藏起来,以免自杀。由以上可以看出,托尔斯泰虽然把意志的自由给了个人,这表现了托尔斯泰极大的“民主”精神,但作为个体的人在实践自由时是多么艰难,因为没有人知道人到底怎样做才能符合自然至善的要求。因此,人的自由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并带有难以预测的神秘色彩。自由并不是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总能够从欲望走向理性、从谬误走向真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恶走向善,而是有可能走向反面,由真善美走向假恶丑,安娜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见理性在关乎人的自由方面显得多么软弱,多么靠不住,因此人性不但是善的,也有可能是恶的;人性不但是美的,也有可能是丑的,例如托尔斯泰在塑造安德烈的妹妹玛利亚上,最能显示这一点。玛利亚本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她父亲病重时,她竟然盼着他早点死,并由此在内心展开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冲突。玛利亚“多少年来都没有在头脑里出现过的念头——关于永远不会畏惧父亲的自由生活,甚至关于爱情和家庭幸福的可能性,如此等等的念头,像魔鬼的诱惑似的在他的想象里不停地徘徊。有一个问题,不管怎样驱逐它,在她的头脑里总是挥之不去,那就是在现时,也就是在办完后事以后,她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魔鬼的诱惑,玛利亚公爵小姐是知道的。她知道唯一对付它的武器是祈祷,于是她试着祷告。她摆出祈祷的姿势,望着圣像,念祷词,但是她祈祷不下去。她觉得她现在是在另一个世界——俗事的、操劳的和充满自由活动的、与她先前禁锢其中而且在其中最好的安慰就是祈祷的那种精神世界完全相反的世界。她无法祈祷,也哭不出来,因为俗世的思虑包围着她。”<sup>[51](p. 948)</sup>这就是人对自由的追求所带来的结果,自由显示了她内心的阴暗面,显示了其内心的丑。

由此可见,自由既是托尔斯泰给他笔下人物的权利,又是其考察人性的试金石,托尔斯泰这种对人的自由做潜意识地、非理性地开掘,体现了作者的审丑意识。当然,也正是这种审丑意识,使托尔斯泰在揭示人性的深度方面,超过了他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从而使其所塑造的人物,独具魅力。

### 主体对自然客体的难以超越性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托尔斯泰既相信自然的必然力量,又相信人的主体力量,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矛盾,实际上是作者潜在的矛盾的自然观在起作用。托尔斯泰一方面认为自然是善的,并把自然染上理想色彩和人文色彩,这具体表现在至善的最终实现和对人性本善的认识上;另一方面又认为自然是一种欲望,一种恶,因为它要尽最大可能地把人拉回到动物状态、物质状态。实际上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托尔斯泰,他的个人意识和主体意识正在觉醒,因为他开始把自然作为对象来看待。当他企图驾驭自然之时,他才感觉到了自然的桀骜不驯,感到了自然作为异己力量的强大。对自然为恶的认识,正是托尔斯泰审丑意识的表现。相信自然为善的观

点是纯粹东方人的自然观,因为东方人生产力落后,主体意识不发达,人和自然还处在主客不分、物我不辨的和谐状态,也即所谓的“天人合一”阶段,因而主客体之间冲突不大,甚至主体还没有完全从对客体(自然)的依赖中摆脱出来,当然会把自然的本质当成善的来看待。这里实际上是对自然至善观念的怀疑,自然最终要走向至善,但在实现的过程中有可能不善,甚至还有可能作恶,可见托尔斯泰是多么矛盾呵。但是19世纪的俄罗斯不再是一个东方意义上的大国,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这个带有东方色彩的大帝国,正在向现代西方工业国家转变。社会巨变促使个人意识的觉醒,特别是这个时期,西方宣扬非理性哲学对俄国知识分子影响较大,可以说托尔斯泰这个时期接受了叔本华的非理性哲学的影响,更加促使了托尔斯泰审丑意识的增长。因为叔本华不但认为自然界甚至包括人类社会在内,其本质都不过是欲望,而欲望则是丑的东西。到了现代社会,人们才发现自然欲望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人们不但不能够超越它,而且主体还要为自然客体所吞没,因为经过几千年的人类实践证明,人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征服自然不但变得没有必要,而且幻想用软弱的理性来驾驭自然,就如同螳臂挡车一样,更何况非理性哲学家们早已撤消了理性的合法地位,因为非理性也是人的本质,至少也是人本质的一部分。托尔斯泰正是看到了自然力量的强大,才在他的作品中,展示出自然之恶。这种自然之恶主要表现在对个体实践自由的阻碍上。

《战争与和平》中的海伦有一种高雅的古典美,连作者也赞叹道:“海伦真是太漂亮了,她身上不仅毫无卖弄风情的意味,而且相反,仿佛她为自己无可置疑的、其魅力之大足以征服一切的美貌,感到不好意思。仿佛她宁愿减少自己的魅力,可就是办不到。”<sup>[51](p. 14)</sup> 海伦的美丽是异常的,由此你不能不看到造物主大自然对这个女人的偏爱,真有点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味道。但就这么一个高雅的女人,生性却十分放荡,甚至到了乱伦的地步。如此漂亮的女人,却是如此的放荡,这的确是让人费解的事。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在托尔斯泰看来,大自然在海伦身上所展示的并非善的自然,而是恶的自然,因为善的自然并非自然本身,而是被主观化了、被道德化了的自然,在这里自然仅意味着淳朴、和谐、宁静和善良。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十分矛盾的观点,即一方面承认自然恶有着极其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道德上对其加以否定。因此,尽管人是自由的,并且这种自由能够促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向善发展,但人在实践自由的过程中却往往受到欲望的诱惑,甚至因此而堕落。因而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不管是不是作者所喜爱的,都有一种被欲望所困扰的感觉。举止优雅的海伦是一个被欲望控制的尤物,在她身上没有丝毫的高尚情感,她的生存只在于情欲和虚荣心的满足,她优雅的举止、仪态的万方,是她长期“操练”的结果,是习惯使然,就像鱼习惯于在水里游一样,海伦已习惯于在虚伪的空气里游。看似淳朴的娜塔莎,受虚荣心和情欲的支配要抛弃一切,要嫁给已婚的花花公子阿纳托利,当索尼娅劝阻她时,娜塔莎搂着她说道:“我刚一看见他,就觉得他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奴隶,我不能不爱他。是的,奴隶!凡是他的命令,我都照办。”<sup>[51](p. 769)</sup>可见欲望的力量之大,假如娜塔莎长期生活在大都市,很难说她不会变成第二个海伦。而安娜则由前期对自己权利的追求与维护,到后来走向对情欲权利的维护。因此,列文初见安娜便被其美貌所慑服,当列文走后,安娜又是怎样的呢?“安娜送走客人之后,没有坐下,却在房里前前后后踱了起来。尽管一个晚上她都在无意识地施展浑身魅力挑动列文对她的迷恋,尽管她知道,她已使一个正派的已婚男子迷恋到一个晚上能够迷恋的最高程度,尽管她也非常喜欢他,可是等他一出门,她就不再想他了。只有一种心思以各种形式翻来覆去纠缠着她,‘既然我对别人,对这个有妻子、情人所钟的人,都这样有魅力的话,那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冷呢!……’”<sup>[71](p. 768)</sup>在这里作者看到安娜

的情欲正逐渐代替爱情,她已经忘记了她之所以吸引沃伦斯基的是她的个性,正如吉提所感到的“……安娜十分纯真,什么也不掩饰,不过也觉得她另有一个崇高的、她吉提无法理解的复杂的、诗意的精神境界。”<sup>[71] (p. 89)</sup>这种“诗意的精神境界”就是安娜由对个性追求所产生的,也是她把沃伦斯基从吉提身边吸走的原因。当如今的安娜把自己的魅力仅仅限于外表时,她自己已把爱情和情欲等同起来,她的悲剧也就注定了。安娜的悲剧虽外因较大,但主要是她自己精神的堕落,导致她丧失了与环境进行斗争的勇气,可见情欲的力量之大。

以上是三位女性,实际上托尔斯泰笔下的男性也在欲望的支配下上演着各自的悲剧。皮埃尔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顺从欲望的驱使,过着一种随遇而安、随波逐流的生活,像一个温顺而又鲁莽的庞大动物,只是几度濒临死亡的境地,才使他开始考虑人生的意义。安德烈受荣誉感和事业心的驱使,竟两度上战场,直到临死时才悟出生活的真谛。而卡列宁一生热衷于功名利禄,并耗尽了他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因素,他看不到安娜的美,更不理解安娜的行为及其意义,因为这些都超出他的经验之外。对于一个像动物一样的人来说,经验之外(超验)的东西是很少考虑的,他的痛苦就是现实所发生的,难以用经验来解释一切。卡列宁的下一步就是《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伊里奇。伊里奇对死亡感到非常恐惧,因为他既没有从宗教的意义上把死看成是另一个世界的召唤,也没有从自然的角把死亡看成是一种必然归宿,而是把死看成一件俗事,仍然认为他过早地离开这个功利世界所带来的巨大损失,特别是他的尊严,他的死会引来同事的鄙视,政敌的解恨,而死似乎和他的个体生命无关。这正如卡列宁一样,他的妻子和别人私通与对他的情感伤害无关,而是和产生不利的舆论影响有关。沃伦斯基基本是一个优秀的贵族青年,具有果敢的性格,他之所以能够发现安娜的美,应该说此人的素质也是很高的。但他也是个功名心较强的人,虽然他一直忠于安娜的情感,但也仅仅说明沃伦斯基是个诚实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和较为理智的人,这也是作者在作品中一再暗示的。)因为随着功名心的上升,爱情必然沦落。这里并不是说爱情和事业水火不容,在现代社会里,个人爱情的成功和事业的成功,都是人个体价值实现的一种标志。而传统社会个人的事业其实是一种家族事业,为了家族的利益会逐渐丧失个人的东西,作为爱情这种及其个人化的情感,必然会受到家族的伤害,说到底,爱情是近代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可以说假如安娜不自杀,沃伦斯基和安娜结婚,那么他们的未来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是《克来采奏鸣曲》中男女主人公相互残杀的结局;要么就是列文和吉提的结局。当列文看到结婚前漂亮而又浪漫的吉提,结婚后却变成了只知道操持家务、喂养孩子的“老母鸡”时,列文感到特别失望,甚至一度想自杀。而作者在《复活》中所反映的不过是自然力量是如何强大,以致于人竟这么容易的堕落,而征服自然超越自然又是如此艰难。因此,作者充分展现了自然本身的否定性力量的巨大、蛮横、非理性,这种力量是一种恶,也是一种丑。当作者把这种否定力量在作品里加以表现时,才真正显示了托尔斯泰的审丑意识。如果说自然欲望在巴尔扎克笔下还处于被批判和谴责的地位时,那么,托尔斯泰已经在悄悄地默认它,甚至欣赏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在他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审丑意识(当然这种表现是非自觉的),由于审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而具有现代意识的创作观必然促使托尔斯泰在创作上,对传统现实主义形成一种突破和超越,但同时也应看到,托尔斯泰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彻底超越传统审美观,一直在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个体与集体、善与恶的二元冲突之中苦苦挣扎,终也没能走出传统的囿限。当然,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正是这一点,才使托尔斯泰成了既有别于现实主义,又不同于现代主义的风格独特的文学大师。

## 参考文献:

- [1] 周来祥 再论美是和谐[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2] 蒋孔阳 美学新论[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3] 李斯托威尔 近代美学史评述[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 [4] 栾栋 感性学发微——美学与丑学的合题[M] 商务印书馆, 1999
- [5]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Z]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 [6] 列夫·托尔斯泰 一个地主的早晨[Z]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7]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Z]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72

(责任编辑: 常根荣)

## On the Appreciation of Ugliness in the Works of Tolstoy

ZHANG Zhong-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Jians Shandong 250002, China)

**Abstract:** Lev Tolstoy is named realist grand master and treated as the greatest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critical realist. His works are full of charms which depend on the element of "the appreciation of ugliness"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ation of "natural perfection"; the irrationalism and mystique in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practice; the difficulties for subject to surpass natural object. In this aspect that "the appreciation of ugliness" is the chief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aesthetic (modern subject of percep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Tolstoy is a distinct literature master who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realism or modernism.

**Key words:** subject of perception; the appreciation of ugliness; natural rule; individual freedom; natural desire

---

(上接第 55 页)

## Deng Xiaoping's Asser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Contribution

CHEN Yaop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n internal disorder, from which the Party and country suffered a tremendous loss, yet Deng Xiaoping, an distinguished statesman, thought that as a result of its contribution, it urged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o profoundly ponder over its evils and have a clearer idea of what socialism is in essence. By so doing, the party implemented a new policy of internal reform,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The evil turns out good, the catastrophe a fortune.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ical experience